# 洪大海

——义和团的故事

张士杰

全国妇女联合会
图书馆
妇女干部学校

学院图书馆
.8

义和团的故事

# 洪大海

张士杰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石家庄

义和团的故事

洪大海

张士杰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沧州地区印刷厂印刷
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1979年5月第1版
1979年5月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23,000
统一书号 10086·449 定价 0.50 元

# 目　录


琦善卖海口……（1）
陈傻子怒杀孙大生……（7）
二师兄痛打鬼头王……（15）
梁三霸团……（25）
洋人出巡……（31）
火烧独眼龙……（37）
义和团大战纪老于……（46）
义和团大战聂士成……（55）
乐二爷摆阵……（65）
抄汉屯……（77）
李师兄智战“洋神甫”……（91）
义和团威震东安县……（100）
老百姓群起抗洋兵……（111）
老团……（114）
托塔李天王……（123）
红姑……（135）
张头和李头……（151）
洪大海……（157）
大师兄闹衙门……（167）

# 琦善卖海口

“营城的炮台——废土”。这是流传在渤海边一带的一句老话。这句老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得先从海口说起。

从前，常有外国人开着洋船，来到中国的海边，不是开炮打沉了中国的渔船，就是窜上海岸抢杀老百姓——洋人总想抢占中国的海口，好发兵打中国。

中国的海口哪能让洋人抢去！中国人哪能让洋人随便欺压！中国的老百姓聚了成千上万，这些能工巧匠一齐动手，在海口上修起两座大炮台和一道拦海锁。海口的左右一边一座炮台，上边架着两门大炮，炮筒子穿过半尺多厚的铁炮挡，正对着大海。大炮有多大呢？小孩能在炮筒里出出进进！拦海锁从海口那边横通到海口这边，完全是纯钢纯铁打成的，足有一搂粗，正卡住海口。拦海锁有多大劲头呢？大山撞上也得碰个粉粉碎！

老百姓在海口上修起炮台和拦海锁，可顶大用了：有一回，三只大洋船，从海上开来，打算登岸抢杀老百姓；等洋船走近中国的海口，船上的洋人一见炮台和拦海锁，差点没吓丢了魂，还没等中国的大炮打响呢，就慌忙掉转船头，逃得无影无踪。从此，洋人再也不敢傍中国的海边了。

谁知事情坏在琦善身上啦！琦善是满清皇上的亲信大臣，带着大队官兵，镇守中国的海口。他们又有官、又有兵、又有刀、又有枪的，却没把海口放在心上；他们除了向老百姓要粮要款以外，没事就是吃喝玩乐，这遛那逛。洋人听说以后，很是欢喜。他们立刻就派人坐着洋船，带着重礼，来见琦善。洋人来到海

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口，说是给琦善送礼来了；琦善见洋人来送礼，急忙亲身迎接，大摆酒席招待。洋人把礼物拿出来，琦善打开一看哪——是一匣黄灿灿的金子呀！他捧着金子，乐得连蹦带跳，差点没掉了花翎帽哇！洋人一见这情形，心中暗暗欢喜，就试探琦善：

“你很喜爱金子呀？”

“不错不错！”

“你还想要金子吗？”

“想要想要！”

“你想要金子的话，我有件事情，想跟你商量商量。”

“商量什么？照直说吧！只要有金子，什么事都好办哪！”

“我们想买你们的拦海锁，在你们海口上走船；你要是卖的话，咱们按寸量——一寸就给一千两金子哟！”

“这……”琦善愣了。

“怎么？”洋人忙问，“怕你们皇上不依？”

“皇上没个不依呀——我是皇上的亲信大臣，我办的事就是皇上想办的事呀！”

“那你还犹豫什么呢？”

“咳！你是不知道哇！那炮台和拦海锁是老百姓修的，是专为防备你们洋人的；我要是卖了拦海锁，老百姓要不依可怎么办？”

洋人一听，好象霜后的莲蓬，立刻耷拉了脑壳。可是琦善却想：一寸就是一千两金子，卖上几丈就发大财啦！他就象猫儿闻见了腥气味，馋得那样就甭提啦，想了好半天，忽然想出来一个妙主意。琦善问洋人：

“你打算买多少？”

“当然要全买啦！”

“全买我不卖。”

“你想卖多少？”

“我只卖三张驴皮那样大的一段。”

“只卖三张驴皮大的一段？”洋人歪着脑袋想了想，“你把驴皮拿来我看看！”

琦善立刻就找来三张驴皮。琦善的主意是：三张驴皮连起来，也不过两丈多宽，洋人就是买了去，洋船也开不进海口——这样，洋人白花钱，洋船开不进海口，老百姓也不会知道，自己不是白得两万多两金子吗？谁知洋人把驴皮看了看，又比了比，嘿嘿一笑，对琦善说：

“我买啦！可是我得把驴皮带走，回去让我们管事的看看，等明天立了字据，按驴皮量了尺寸，再把金子和驴皮一齐交还给你。”

“驴皮算什么好东西，别说带回去看看，白送给你都行；可是买卖讲好啦，明天你可得来呀？”

“明天我准来。”

第二天，洋人果真坐着洋船来了。琦善得金子发大财心急，连句话都没顾得说，三下五除二就跟洋人立了字据。字据上说：琦善把拦海锁卖给洋人，以三张驴皮当尺寸，一寸的价钱是一千两金子，谁也不许反悔。字据上盖了琦善和洋人的大印。立完字据，就该量尺寸交金子了。谁知洋人拿出驴皮一量尺寸，琦善立刻就傻眼了！原来，洋人把驴皮拿回去以后，用刀子都拉成细条条了——三张驴皮条儿结起来一量，可就老鼻子啦！

琦善说：“这可不行啊！”

洋人说：“怎么不行啊？”

琦善说：“这样一量，多半个拦海锁不都得归你们呀？”

洋人说：“这是你卖给我们的呀——你不是卖给我们三张驴皮大的一段吗？”

琦善摇摇头说：“要是这样，我可不敢卖……”

洋人一瞪眼说：“不卖？晚啦！你亲手立了字据啦！字据上写

着卖三张驴皮大的一段，我们就买三张驴皮大的一段，既不多买也不杀价，难道是我们不讲理吗？我手拿着字据，走遍天下也说得出理去！你不卖不行啦！”

琦善一听，急得干瞪眼没有辙，双腿一软，给洋人跪下了．央求着说：“洋大人啊！把拦海锁全卖给你们，我也愿意啊！可是我怕老百姓啊——老百姓要不依我怎么办啊！洋大人哪！你高抬贵手，救救我吧！”

洋人一笑，早猜着琦善就得有这一手，立刻逼着琦善说：“你让我救你也不难，你得先答应我两件事。”

这两件事是什么呢？头一件，洋人昨天送给琦善的那匣金子，琦善还得如数退还给洋人；二一件，买拦海锁的金子，洋人一两也不出。琦善害怕老百姓不依，只得依了洋人。洋人立刻腆着肚子哈哈大笑起来。琦善忙问：

“洋大人哪！你到底怎样救我呀？”

“你先想个‘理由’，把炮台挪到别的地方去，老百姓不就怪不着你了吗？”

“咦？对呀！可是——可是你得等我把炮台挪走以后，再开洋船进海口哇？”

“你白白把海口送给我们了，我也要给你一个方便——一定等你把炮台挪走，让出海口，我们再开船进来！”

琦善把炮台挪到哪去了呢？从海口往里去，有个地方叫避风嘴，从避风嘴再往里去，有个地方叫营城，这里不光离海口很远，还特别僻静——琦善把海口上的炮台挪到营城来了。两座大炮台挪走了，这哪能瞒得住哇？老百姓知道了。老百姓非常气愤，聚成了人山人海，公推一位打鱼的老人——郑大爹当头儿，就一齐找琦善来了。琦善把炮台挪到营城，早就想好了“理由”，见老百姓来找他，一点也不在乎，带着几十个护身的亲兵，竟出了营城，迎上老百姓来了。

琦善拦住大伙问道："你们上哪去呀？"

郑大爹挺身而出："我们是来找你的——你为什么要把炮台挪到营城来？"

琦善不慌不忙地说："哼！你们连这点'兵法'都不懂：炮台对着大海，海上常起大风，大炮迎风打不出去，炮台修在海口上是废土；把炮台挪到营城来，前有避风嘴，能避海风，大炮就能指哪打哪了。"

郑大爹一听就火了："你这是'狗带嚼锁——胡勒'！大炮的劲头很大，海风再大，也挡不住打炮啊！你怎么就硬说大炮迎风打不出去呢？你把炮台挪到营城，避风嘴不光不能避风，营城离海口又远又偏僻，甭说往海上打了，大炮从这里打海口也够不上了，洋人要是开着洋船从海上打来，我们拿什么对付？这营城的炮台才是废土呢！常说'有钢用在刀刃上'，你把炮台变成了废土，安的是什么心？"

琦善一听，不由的舌头短了："这这这……我是领兵的大臣……我熟知兵法地理……"

郑大爹一指琦善，怒冲冲地说："海口是中国的大门，有炮台和拦海锁在，洋人做梦也甭想打进中国！你身为国家领兵大臣，不说好好为百姓镇守海口，却挪走了我们的炮台，丢掉了我们的拦海锁，这不明明是把中国的海口白白让给洋人了吗！"

琦善被郑大爹质问得哑口无言，脸色一红一白的，理亏胆虚，不由的直往后退。这时候大伙再也憋不住满腔的怒火，一齐指着琦善叫道：

"狗官！你卖了海口，就是卖了中国！"

"你开门揖盗，我们不饶你！"

"我们不容你放进洋人来欺压中国人！"

"狗官！你快把炮台给我们挪到海口上去！"

"你胆敢不挪回去，我们立刻就揪下你的狗脑袋！"

琦善一看，大伙个个怒发冲冠，一边怒吼着，一边挺胸摇拳直往前涌，立刻就吓坏了！他想：我要不把炮台挪回海口上去，老百姓非得要我脑袋不可；我不如先把这些老百姓稳住，然后下毒手吧。琦善想到这里，忙朝大伙拱手陪笑说：

“百姓息怒！百姓息怒！我从前只看到海风大了，没看出炮台挪到营城就成了废土。好吧，你们谁也别走，都在这里亲眼看着——我马上就回营城，立刻就给官兵下令，赶快就把炮台挪回海口上去。”

琦善说完，急忙逃向营城去了。琦善回到营城，上了炮台，忙对官兵说：

“快把火药运上炮台！”

“遵令！”

“快把大炮装足了火药！”

“遵令！”

“快把大炮对准了老百姓！”

“遵令！”

“快给我一炮连一炮地打！”

“遵令！”

琦善这个卖国贼，不光出卖了中国的海口，还下令开炮打老百姓，恶狠透了！琦善前脚挪走了炮台，洋人后脚就来起拦海锁；琦善这边开炮打老百姓，洋人那边一只接一只的洋船往海口里开——洋人看着“哈哈笑”就进了中国啦！洋人一侵入中国，活象一群饿狼疯狗，到处杀中国人，烧中国的村镇，抢中国的财宝，占中国的地盘，在中国横行霸道，把中国祸害得好惨哪！这都是那万恶的琦善干的“好事”啊！可是老百姓并不怕他们，到后来终于起了义和团，把洋人杀得闻声丧胆，把官兵打得望影害怕！

# 陈傻子怒杀孙大生

有个村子叫辛庄，南街住个孙大生，北街住个陈傻子——孙大生是个二毛子，陈傻子是个庄稼汉。

陈傻子家里只有一亩地，除了种自家的地，还得要打短扛活，才能过上半饥半饱的日子。光绪二十六年春天闹大旱，越闹荒年，穷人的活路越窄。陈傻子打短扛活没人雇了，吃饭还得现想辙呢，打算种地连籽种也没有，这可怎么办？他想：我还有一身夹衣裳，夹裤虽说破了，夹袄可还是囫囵的；往后天气就一天比一天暖和了，我不如把夹袄卖了，买点种子，把地先种上吧——这也有个指望呀。陈傻子就到集上卖了夹袄，买了点种子，把地种上了。

可是地旱得恨不能冒火苗，光种不浇水，种子哪能发芽？陈傻子的地正好挨着一个大洼子——洼子常年积水，眼下虽然旱干了，可是洼底还潮乎乎的呢。他想了想，就在洼边掘开了土井子，掘了一人深，井底果然冒出水来了。他好不欢喜，忙借个辘轳架在井口上，又挖了一条小龙沟，就拧着辘轳浇起地来了。他披星戴月地浇地，汗水滴湿了土井边，总算把地浇透了。十几天过去，地里便长出一片绿汪汪的苗子，鲜亮得爱煞人。

有一天，陈傻子起五更又去浇苗子，浇到太阳出来，就又去挖野菜了——家里还没吃的呢；晌午回来，路过地边一看，整块土地被掘的乱七八糟，苗子一棵也不见啦！陈傻子脑袋“嗡”一发胀，就觉着天旋地转，“扑通”一声摔在地上，立刻不省人事了。多亏村里有个老头，正赶集回来，一见陈傻子倒在地上，急忙走上

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去，一边捶胸敲背，一边连呼带唤，陈傻子才渐渐苏醒过来。陈傻子对老头说：

“老爷子啊！我的地不知让谁给掘啦！我活三十多岁了，还没见过这样祸害人的呢！您说这是谁干的呀？”

“嗨！咱们全村人谁不知道你那为人行事啊？——干活是个上手，自己虽穷，见别人有难处也总想帮一把，从没跟谁红过脸。谁能祸害你呀！”

“那是谁把我的地掘了呢？”

“哼！这还用问？——他家是个财主，结交官府，净祸害人；如今入了洋教，仗着洋人的势力，祸害人更凶啦！别的甭说，光咱辛庄，就找不出一家没受过他祸害的啦！”

“您说的可是孙大生？”

“没有第二个！那小子是有名的害人精，这地要不是他派人掘的，你再见面就啐着我走——别看我没亲眼看见！”

“对！您一提醒，我猜也是他。我去看看！”

“那小子有势力，咱们都恨他，可是眼下还惹不起他。你去了要多加小心哪！”

“您放心吧。这地要是他掘的，咱满占理，也犯不上跟他动这个闹那个的，咱就按理办事——你怎样掘的土怎样给我弄回来，怎样毁的苗子怎样给我长上！”

陈傻子说完，就去找孙大生了。这时候，孙大生早已酒足饭饱，手提个鸟笼子，站在大瓦房门口的一棵臭椿树下，正一边玩鸟，一边喊叫家人去脱坯。大门对过是孙大生收秋轧麦的大场，场边上正堆着一大堆湿土，土上还带着绿生生的苗子呢。陈傻子一见这堆土，心里有了谱，用不着再寻问了，走到臭椿树下，就理直气壮地问孙大生：

“孙大先生，场边那堆土是从哪掘来的呀？”

“从你的地里。怎么着哇？”

“我的地是姓孙的还是姓陈的？”

“你的地是姓陈的呀！”

“既是这样，你凭什么要掘地毁苗呢？”

“我先问问你：脱坯得用什么样的土？”

“湿土。”

“湿土里还得掺什么？”

“麦秸。”

“对呀！你的地浇得湿透透的，这就用不着再加水和泥了；你的苗子长得肥实实的，这就用不着再掺麦秸了。我打算脱点坯盖马棚，把你的湿土和苗子一块掘来，脱坯用不正合适吗？就为这个！”

“怎么着？你这不明明是祸害人吗！你祸害人还找合适，天底下有这样的事吗！你只顾脱坯盖马棚，我们穷人还活不活？”

“哼！我没让你把土和苗子掘了，亲自送来，还不认便宜？还敢找我来说理？我告诉你：你想说理到别的地方说去，别在我门口乱喊叫！你要是不想活了，我就行个方便：你想上吊，我借给你绳子；你想开膛，我借给你剪子；你想抹脖子，我借给你刀子；你想跳井，我的场边有井——怎么样，孙大爷够面子吧？”

“好你个孙大生呀！你凭白无故祸害人，还这么蛮横霸道！你无法无天啦！我非去告你不行！”

“嘿嘿！我等你一直告到金銮殿！”

“你等着吧，孙大生！”

陈傻子一跺脚，来到县衙门就告了状。孙大生跟县官过红白帖，这还不算；洋人在中国横行作恶，官家不光不敢管，还怕洋人呢，孙大生是洋人的教徒，告他就等于告洋人呀。县官问陈傻子告谁，陈傻子先问县官：

“大人，我有一亩地，卖了夹袄换把种子——我这不是还光着膀子吗——把地种上，辛辛苦苦浇出苗来，这容易不容易？”

“这还用说吗？实在不容易呀！”

“我种地既然不容易，别人来到地里，连苗带土一齐掘走，弄回家去脱坯盖马棚，这是祸害人不是？”

“这更不用说了，纯粹是祸害人呀！”

“既然是祸害人，我去找他说理，他不光不认错，还逼我去死，这是欺侮人不是？”

“嗄？！”县官听了也气坏了，“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？哪个刁民敢这样蛮横？眼里没有一点王法啦！我要不重重地办他，真是天理难容啊！这人是谁，你快快说来！”

“就是孙大生！”

“是孙大先生？”

“正是他。”

“这——”县官听说是孙大生，立刻就哑叭了。怔了好半天，然后脸一沉，指着陈傻子叫道：“好你个万恶的刁民！那孙大先生是洋人的亲信，是本官的好友，哪能容你随便来告？你是想造反哪！哼！我告诉你：你诬告了孙大先生，赶快回去，穿戴整齐，找孙大先生磕头请罪；你敢不去，本官查明，决不轻饶！”县官说完，眼珠子一转，忙对差人说：“这刁民一点礼节也不懂，竟敢光着膀子进衙门，快给我拉下去，打二十板子，轰出衙门！”

陈傻子满有理，不光没告成孙大生，反倒成了“刁民”，白挨二十板子，被轰出衙门，还得给孙大生去磕头请罪！陈傻子越想越出不来气，越想越冒火，回到家，找了一把杀猪刀，磨得锃亮飞快，往腰带上一插，又找条破麻袋往身上一披——遮掩着杀猪刀——就找孙大生来了。孙大生见陈傻子到他家来了，没等陈傻子开口，抢先问陈傻子：

“告啦？”

“告了。”

“哪告的？”

“县衙门。”

“县官准你的状了？”

“没有。他打了我二十板子——怪我光着膀子进衙门了。”

“哇！”孙大生一听就火了，“有人去告我，不说给我长长威风，只打二十板子就完啦？好他个狗县官！我非进教堂去见洋人不行——让洋人问问他这个县官是怎么当的！”

“你先别发火呀！”陈傻子紧跟着说，“还有呢！县官说我诬告了你，让我穿戴整齐，给你磕头请罪。我穷得穿不起衣裳，找条麻袋披上，才来见你的。”

“啊！这还叫我顺口气！”孙大生立刻乐了，“既是县官让你来磕头请罪，就依他吧。既是你穿不起衣裳，披麻袋就披麻袋吧。你就快给我磕头请罪吧！”

“先等等！”

“怎么——你敢不服官断？”

“不是。”陈傻子有条有理地说，“你想想：我要是在你家里磕头请罪，只有你和你的家人们知道，这样你显不出多大威风来；你要是把全村人聚齐了，当着大伙的面，我在大街上给你磕头请罪，这样你不就更显得威风了吗？”

“对！对呀！有粉干么往屁股上搽呀？”孙大生立刻喜得哈哈大笑起来，“哈哈！不是你提醒，我倒忘啦！人们都管你叫陈傻子，闹了半天你一点也不傻呀！哈哈！那咱们就到大街上去磕头请罪吧！”

孙大生喜得欢蹦乱跳，再没多说，急忙就让家人去筛锣聚众。大伙听见锣声震耳，不知出了什么事，都纷纷跑来看，街中心挤得象戏台口一样。这时候，早有家人搬来一把太师椅，放在人群当中。孙大生带着六七个家人，来到太师椅跟前，让家人两边一站，威威武武地往太师椅上一坐，一边笑咪眯地望着陈傻子，一边左一把右一把地捋着八字胡，竟等着陈傻子当着大伙给

他磕头请罪啦！这时候陈傻子也早就来了，只是站在一边不言语。一见大伙差不多都到齐了，陈傻子这才一抱拳，对四外的人群说了话：

“父老乡亲们！咱陈傻子长这么大也没为过非做过歹，只会老老实实地干活种地。可是种地也种出罪来啦！咱扒了夹袄换点种子，又汗珠子砸脚面浇出苗子来；孙大生要脱坯盖马棚，连苗带土都给掘走啦！咱找他去说理，他反倒逼咱去死！咱告到当官，县官反倒打咱二十板子，还得让咱去给孙大生磕头请罪！咱挨了祸害倒有罪，孙大生祸害人倒有理，挨祸害的还得给祸害人的磕头请罪——这真是撅人还要听个‘嘎叭’响啊！请乡亲们评评：这口气叫咱陈傻子怎么出哇！在场的乡亲们，要是瞧着咱陈傻子理儿正，那就帮把手吧！”

陈傻子说着，脸涨红了，脑门上绷起了青筋，头发直竖立。就见他把麻袋一掀，“唰啦”一声扔在地上，从腰带上“哧”地抽出杀猪刀，朝孙大生一瞪眼一咬牙，就扑了上去。

孙大生听陈傻子越说越不对碴儿，正想要让家人去拦，谁知陈傻子已经亮出刀来了；孙大生见势不妙，忙让家人赶上去捉拿陈傻子。大伙都受过孙大生的祸害，早就恨不得活嚼了他呢，这时候听陈傻子一说挨祸害的事，火上加油，都快气炸肺了！大伙一见家人们涌上去要捉陈傻子，不知谁在人群里喊了一声“抓！”人群立刻“呼啦”往前一涌，“唰”地伸出一片手来，抓的抓、薅的薅、揪的揪、扯的扯，家人们被大伙筋斗咕噜地拽出人群，紧接着人群又“呼”地扬起一片脚来，连踢带踹，把家人们踢得叽哩咕噜乱滚蛋！家人们爬起来，吓得撒腿就跑啊！

孙大生一见大伙一齐动手拽走了家人，立刻吓出了一脑袋汗来，惊叫一声，起身就要逃跑；可是陈傻子已经摆刀扑到跟前了。孙大生一见那明晃晃的杀猪刀，吓得立刻迈不开步了，“咕咚”一声跪在陈傻子面前，一边连作揖带磕头，一边连嚎叫带求

饶。陈傻子一把抓住孙大生的辫子，手里扬着杀猪刀，怒冲冲地说：

“孙大生！洋人宠着你，狗官护着你，咱陈傻子可不怕你！万恶的洋人！万恶的狗县官！万恶的孙大生！你们可把我们穷人给祸害苦啦！孙大生，今个我就先从你这开刀！你看，陈傻子这里给你磕头请罪啦！”

陈傻子说完，一抡杀猪刀，“噗哧——”孙大生被扎个透心凉！大伙一见陈傻子杀了孙大生，又解恨又解气，痛快得乱拍巴掌叫好！

陈傻子说：“那孙大生家里有不少的家人，我怕杀不了这个害人精，才把他骗到街上来的：一来是求大伙帮把手，二来是让大伙评评理——是咱陈傻子无故杀人，还是孙大生欺人太甚！”

大伙忙说：“孙大生早就该杀，你杀得对！不光孙大生，那洋人和狗县官更该杀！”

陈傻子说：“大伙说得对！我这回可看透了：洋人、县官、孙大生，他们都是一个鼻子出气的，和他们说理告状都是白搭，咱们要想活着，就非杀了他们不可！这回杀了孙大生，洋人和狗官家准不依。不惹是不惹，要惹就象个惹的；既然打了马蜂，干脆就捅了马蜂窝！乡亲们，谁要不怕，就去拿家什，跟咱陈傻子去干一场——先抄孙大生的家，洋人和官兵敢来，再跟他们干到底！”

大伙忙说：“我们都不怕，早就想跟他们干一场呢，就是缺个领头的。这回咱们就干吧！”

大伙说着，急忙回家拿了刀斧棍棒，跟着陈傻子就去抄孙大生的家了。那几个逃回去的家人一说，孙家的人知道孙大生挨杀，都吓坏了，忙纷纷逃向教堂和衙门去求救。陈傻子领人来到孙大生家，没费事就把他的家给抄了。接着，陈傻子就领人守在了村口上，单等洋人和官兵来了，好跟他们大干一场；可是一连防备了好几天，却没见洋人和官兵露面。这是怎么闹的呢——他

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